

词典释义类别及其描写内容

李 侠 赵晓月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词典释义类别是比较晚近提出的概念, 是莫斯科语义学派词典释义范畴化和模式化的一种尝试。文中将明确词典释义类别概念的具体含义, 论述词典释义类别的具体类型和主要描写内容, 比较词典释义类别与主题类别和分类范畴等动词分类间的差别。

关键词: 词典释义类别; 莫斯科语义学派; 分类范畴; 主题类别

中图分类号: H356

文献标识码: A

1 词典释义类别概念的提出

词典释义类别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тип) 是莫斯科语义学派系统词典学和积极词典学中的重要概念, 这个概念提出得比较晚, 但早前 Z. Vendler (1967), A.В. Бондарко (1971), Ю.С. Маслов (1984), Т.В. Булыгина (1982), М.Я. Гловинская (1982), Н.Д. Арутюнова (1988) 等学者对动词的研究为它提出奠定了基础。1990年, Ю.Д. Апресян第一次对“词典释义类别”的概念进行了论述:“我们所称之为的词典释义类别, 是指一组相对而言联系较为紧凑的词位群, 它们具有共同的韵律特征、词法、句法、语义以及搭配性能等特征, 因此需要统一的词典描写。”(Апресян 1995a: 486) 此后, 他又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Апресян 1993, 1995a, 1995b), 明确了词典释义类别的几点特征:“第一, 进入到同一词典释义类别中的全部词汇单位, 应为同一词类; 第二, 虽然在多数情况下, 词汇单位的语义是词典释义类别分类的基础, 但在俄语中, 还有一些词汇量较少的词典释义类别, 它们是通过其语法性能来进行区分的; 第三, 词典释义类别的概念只有在语言整合一体描写的框架下才具有意义; 第四, 词典释义类别是一个多层次交叉的类别。”(Апресян 2009: 148) 第三点和第四点分别在Апресян (1993, 1995a) 中提及过。

词典释义类别的优势在于:“第一, 它不仅仅注重词汇之间语义方面的联系, 还关注着它们在语法、语用、构词、搭配等其他方面体现出来的共同属性, 使词汇单位的所有语言学信息完整地、模式化体现出来; 第二, 它使词汇突破同义、反义、类义、上下义等关系, 使其延伸到或大或小的聚合关系中, 实现基于范畴或类别的模式化词典释义; 第三, 每种语言的词汇体系都可以分出一系列大小不等的词典释义类别, 词典释义类别不仅反映了词汇的系统性特点, 也有利于实现对分散语言单位的系统描写。”(李侠, 殷畅 2018: 35)

该理论是莫斯科语义学派词典释义范畴化和模式化的一种尝试, 国内学者张家骅 (2003)、杜桂芝 (2006)、王钢 (2015)、李侠, 殷畅 (2018) 等对该理论作过介绍。词典释义类别理论是莫斯科语义学派实现词典释义范畴化和模式化的一种努力。

2 词典释义类别

2.1 动词词典释义类别的分类依据

Ю.Д. Апресян (2009) 指出, 一类谓词一般都由一定数量的动词组成, 动词在进行元语言释义时, 可分解出行为(действие)、行事(занятие)、影响(воздействие)、过程(процесс)等语义单子。分类本身建立在这些严格的语义基础上, 每个类别语义的定义和其所有的属性(包括其语法属性)不应被混淆。在定义这些类别时, 需要使用诸如语言单位的释义(толкование языковой единицы)、系统性构成含义(системообразующий смысл)以及词汇单位的语义还原(семантическая редукция)(所谓的语义还原是指将复杂的语义逐步简化到较简单的意义)等概念。动词类别是通过系统性构成含义确定的, 这些含义由不同性质语言单位(实词、虚词、语法单位、句法结构等)组成, 并由此来制定语言规则, 这些组成部分包括: 第一, 语义单子(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й примитив), 如делать(做)、находиться(在)、существовать(存在)、мочь(能)、время(时间)等; 第二, 较语义单子更为复杂的语义元素, 如цель(目的); 第三, 语义夸克(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й кварк), 相比之下, 它较语义单子简单, 在既定语言中, 没有语言符号来表达语义夸克。此外, 有的类别动词在定义时还会使用概念“观察周期”。

词典释义类别系统是一个相互交叉的、非严格的多层级结构。这种结构与多义动词意义结构相吻合。很多词典中, 多义动词的意义是按照以下方式排序的: 直义、转义、词汇制约性意义或句法制约性意义、语法化意义(包括系词和纯虚词), 这种方式也间接反映了多义动词语义渐变的普遍规律。

例如, 如果动词的意义中去除使役者或动作发生的原因, 那么这个动词就会从行为意义或影响意义转化为过程意义, 试比较:

- (1a) Он сегодня уже **приходил**. (他今天已经过来了。——行为意义)
- (1б) Посмотри, он **приходит** в себя. (看, 他苏醒过来了。——过程意义)
- (2a) Солнце **прогревает** воздух. 阳光使空气变暖。——影响意义)
- (2б) Воздух **прогревается**. (空气在变暖。——过程意义)

再如, 如果去除动力原因, 则某些行为就会变成空间中的某种状态, 试比较:

- (3a) Дети **выходят** в сад. (孩子们朝公园走去。)
- (3б) Окна **выходят** в сад. (窗户朝向公园。)

如果去除使役者, 事实的动态发展和存在时间就会变成该动作的属性, 如“Он хромает. (他跛脚。)”再如: **входить** в комнату(进入房间——行为意义)、**входить** в транс(陷入昏睡——过程意义)、**входить** в комиссию(加入委员会——状态意义)、**входить** в ведро(装进水桶里——参数意义)。

之前学者所作的关于动词的分类或只考虑动词语义方面的特征, 或更多考虑动词体貌的特征, 即关注某类动词的词汇意义与动词体范畴之间的联系, 尤其是与完成体、未完成体的语法位之间的联系。词典释义类别的构建, 旨在揭示词汇单位类别与该单位其他所有特征之间的联系。类别之间的语义差异十分明显, 除动词的体、态、式这些语法范畴外, 所属不同类别的词汇单位在句法、搭配、交际以及构词和多义结构等方面也要体现出区别。

2.2 动词的词典释义类别

Апресян对动词的词典释义类别做出了如下划分, 包括行为意义(действие)、活动意义(деятельность)、行事意义(занятие)、影响意义(воздействие)、过程意义(процесс)、状态意义(положение)、能力意义(способность)及属性意义(свойство)、体现意义(проявление)、事件意义(событие)和关系意义(событие)等, 这些类别的名称都取自

俄语中的常用词汇，下面我们将对一些主要类别进行简要介绍。

(1) 行为意义

动词的行为意义指的是，“动词在陈述相应行为时，其释义经过若干层级的语义还原后，其语义单子显现为行为——‘做（делать）’，并且该动词反映的情景存在时间在一个观察周期内。”（Апресян 2003: 11）行为意义动词的第一题元是具有改变世界意愿的施事者或使役者。填充第一题元可能是人或在世界图景中被赋予有主权意识的高阶生物（如上帝、天使、魔鬼、命运等），或是动物、鸟类、昆虫等低阶动物和其他带有或多或少自主性质的人为产物（如劳动、电脑等）等。行为意义涵盖了动词中最主要、最典型和数量最多的动词。此外，行为动词具有最丰富的支配性能（多配价性）、广泛的搭配性能、巨大的构词潜能和丰富的多义性。

(2) 活动意义

活动意义动词表示的是“具有一个最终目的、在不同时间发生的多个行为集合，且该动词所描述情景的存在时间可以拉长至若干个观察周期”（Апресян 2003:11），并且活动类动词的主体有意愿控制这件事或主体认为自己有能力控制这件事的状态，如 бороться (за власть)（为权利斗争）、воевать（作战、斗争）、вести (предвыборную) кампанию（进行选举前的活动）、вести переговоры (о мире)（进行和谈）、торговать (с Японией)（与日本贸易）等。同一动词可以体现为行为意义和活动意义，试比较：Геологи ищут алмазы.（活动意义）/ Он ищет свой кошелек.（行为意义）

(3) 行事意义

“行事意义动词表示行为的直接目的是执行该行为本身。”（Апресян 2003:11）如“那个人在读书（散步、玩游戏）”，是因为他想、有意愿完成“读书（散步、玩游戏）”的行为。每一个纯粹的行为都有其目的，从而和其行为本身相区别，试比较 идти в магазин за покупками（去超市购物）、читать газету, чтобы узнать новости（为了了解新闻而看报纸）等。从行事意义的定义可以看出，它和行为意义之间存在着微小的差异，这些差异是因为对动词行为目的解释不同。俄语中，一个动词可同时具有行为意义和行事意义，如不定向运动动词具有两种对立的语义，如 ходить, бегать, летать, плавать 等具有的双向意义和行为意义，如 ходить за хлебом（走着去取面包）、бегать за газетами（跑步去取报纸）；同时还具有行事意义，即不同方向移动的意义，如 ходить по комнате（在房间里踱步）、бегать по двору за котом（在院子里追猫）。

(4) 影响意义

“影响意义动词的第一个题元不是拥有自主意识的施事者，而是某种改变世界的无生命的力量。通常情况下，它可能是一个宇宙客体、自然现象、自动运行的身体某个器官等。”（Апресян 2003: 13）这种力量可以是某些行为（Шорох в кустах заставил его остановиться/灌木丛中的沙沙声使他停了下来）、过程（Сердце нагнетает кровь в артерии/心脏将血液泵入动脉）、事态（Это заявление вредит общему делу/这份声明对总务有害）以及状态产生的直接原因（Встреча с Рихтером пробудила у него интерес к музыке/与里希特的会面唤起了他对音乐的兴趣）。影响意义动词的语义结构中存在着原因意义，且目的意义消失，这首先确定了它们因此区别于动词的行为意义，即使在形式主语存在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试比较，Она заставила о себе говорить очень рано（她很早就令人们议论纷纷）。这个句子中，这里的“人”充当的不是一个施事角色，而是（隐喻地）作为一个原因来表达句子内容。由于行为意义和影响意义都改变了世界，有时甚至能产生相似的作用，所以二者在其他方面也时有交叉，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同一词汇单位在不同的用法中或表现为行为意义，或表现为影响意义，如 разбить（打破）、рвать（抢夺）、резать（切割）、царапать（抓破）这类表破坏行为的动词在存在有意图的使役者和被看成简单的破坏力量的无意图使役者的上下文中，分别

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意义。

(5) 过程意义

“动词在表示过程意义时，它的第一题元可以是任何一种能够自行改变的客体或现象，而不是由于受他人意志控制的行为产生的结果而改变。”(Апресян 2003: 13) 这类动词的释义在语义还原的某个阶段，会出现诸如表示移动(дуть/吹、лить/倒、падать/落、сыпаться/散落、течь/流)、变化(выздоровливать/痊愈、заболевать/生病、расти/增长、сокращаться/减少)或停止(гореть/燃烧~在高温的影响下毁坏、不复存在)的语义元素。同一词汇单位在不同用法下可能指行为，也可能指过程。前者发生在具有意向性(带有目的性的行为施事)的上下文，后者发生在不具意向性的上下文中。试比较，дышать(呼吸)、выдыхать(呼气)、вдыхать(吸气)这类动词，它们是典型的表示过程意义的动词，但是它们也可以表示某种受控行为，如在医生检查时“呼吸”的动作。

(6) 状态意义

所谓状态意义，“指动词在其释义经过若干层级的语义还原或分解后，其核心语义单子体现为‘处于(находиться)’”(Апресян 2003: 13)，试比较，‘X лежит на Y-е на Z-е’ = X 在 Y 的表面上处于水平位置，并大部分以 Z 的躯干作支撑。

(7) 能力意义

“动词的能力意义是指其在语义还原的最后阶段，其核心语义单子凸显出来的是‘能(может)’。”(Апресян 2003: 13) 如 Он говорит по-русски.(他讲俄语) = Он умеет говорить по-русски.(他会说俄语) = Он может говорить по-русски, потому что учился этому и научился.(他可以说俄语，因为他学过且能掌握)

3 词典释义类别的描写内容

能够被纳入统一词典释义类别的词汇单位，一般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统一表现：

(1) 语义内容

莫斯科语义学派对词汇语义的描写采用分析型的对象语语义元语言，“语义元语言由对象语中意义和结构简单的词、词形和句型组成。其中的词汇单位表示语义单子和过渡语义元素。”(张家骅 2006: 30) 语义单子指用对象语单个词汇单位就能表示的语义元素，它们数量很少，常常为各类性质不同且数量繁多的语言单位所具有。所谓过渡语义元素，它与语义单子一起释义复杂意义的词汇。一个复杂意义的词汇只有经过几个步骤层层剖析，才能达到释义的彻底性，尽管步骤繁琐，但释义透明度高，能够从表层至深层将词汇单位的语义结构体现出来。除了各类语义元素，词汇语义的释文还必须关涉词汇单位所描述情景中的必需情景参项，即对于一个行为发生必不可少的主体、客体、工具、地点等因素，这些参项(因素)的属性同样是词汇语义的有机构成，参项之间的关系就构成了词汇单位的题元框架。“题元框架不同常常是词汇单位语义差别的标志。同一客观情景，参项相同，但参项的题元角色不同，可能构成不同的词……或同一词的不同词汇单位。”(张家骅 2006: 132) 莫斯科语义学派对词汇单位进行释义时要以题元框架为出发点，如 благодарить(感谢)的元语言释义为：A1 благодарит A2 за A3 = A1 用言语对 A2 表达感谢，因为 A2 做了对 A1 有益的事 A3。“=” 之间的部分就是 благодарить 的题元框架，“=” 后面内容中 A1、A2、A3 是 благодарить 所描写情景的必要参项，其他词汇为语义单子或过渡语义元素，如语义单子“做”和过渡语义元素“表达”。

(2) 句法内容

词典释义类别所描写的句法内容主要指莫斯科语义学派的三级支配理论(Трехуровневая теория управления)。莫斯科语义学派的三级支配理论，即支配模式(модель управления)理论是对莫斯科语义学派《意思⇌文本》模式理论思想的浓缩，自

1967年开始使用。支配模式是积极词典中对谓词词汇单位支配特征描写的最主要工具。构建词汇单位支配模式的出发点是上文所提到的对象语元语言分析型释义,从中确定语义变项(语义题元)的数量,这个数量即元语言释义中涉及的该谓词的情景参项;深层句法题元是词汇单位在句法层面所连接的必要句法位,一般情况下应该与语义题元对应,但也存在语义题元分裂和合并的情况;表层句法题元是词汇单位深层句法题元在句法层面的具体体现形式。支配模式使用表格的形式,清晰体现出谓词的语义题元、深层句法题元和表层句法题元三者的对应关系,表格第一横栏表示语义题元(A1, A2, A3…)与深层句法题元(I, II, III…)的对应关系,第二横栏表示表层句法题元,如благодарить(感谢)的支配模式如下图:

I=A1[主体] 表达感谢的人	II=A2[客体] 被感谢的人或物	III=A3[原因] 因为什么而表达感谢
1. 表人名词短语—称名格	1. 名词短语—宾格	1. за + 宾格名词短语 2. что 从句

(3) 词汇语义搭配性能

莫斯科语文学派框架中的词汇语义搭配指的是“非完全自由搭配”。“研究语言单位词汇语义搭配的基础是И. А. Мельчук提出的词汇函数理论,即一组词汇单位X(X1, X2...Xn)与另一组词汇单位Y(Y1, Y2...Yn)之间的特定抽象语义关系是f,三者之间的关系可写为Y=f(X)。”(王钢 2015: 209)词汇之间的搭配首先要看组合关系中词汇单位间义素的组合是否客观、协调,是否合乎逻辑,因此,语词搭配恰当与否,首先要从词汇单位的语义特征出发。另外,“每种语言中我们都可以抽象出几十种、甚至上百种含义,每种含义都有大量词语可以表达,这种情况下,对于特定含义表达,词汇单位的选择完全取决于与其将要组合的词汇单位,这样的“非完全自由搭配”是词典释义类别词汇语义搭配方面重点描写的内容”(Апресян 2010: 49),例如крошечная和мертвая在某些方面表现为同义关系,但只能说крошечная тьма(漆黑一片)和мертвая тишина(死一般的寂静),不能说*крошечная тишина和*мертвая тьма”。

(4) 超音质特征

这里主要是指与句子重音有关的超音质特征,即韵律特征。如果研究句子的韵律特征,我们必须结合谓词的组合关系、句子的逻辑重音及语调等信息,“句重音起两种作用,一是可以作为同一词不同义项(意味)的区别标志,二是构成语义偏移的必要条件,或者成为词汇单位特殊用法的标志。”(王钢 2015: 45)如俄语动词будить₁(吵醒)与будить₂(引起、唤起)在句子中的超音质特征,在这里体现的就是第一种作用。будить₂在一般情况下不带句子的主重音,并且不将其划分为语句的述位,如句子Эта история всегда будила₂ у меня жгучее любопытство(这件事总是引起我的好奇心)意味着说话者每次听完这个故事,心理上产生了想要探求这件事原委的想法,所以,这个句子的交际重点在句尾;而Я сам не просыпаюсь, меня будят₁(我自己醒不了,要别人叫醒我)表示说话者没有外力作用下没有办法自主醒来,句子的重音在будить₁上。第二种情况下句重音的变化会构成语义偏移,王钢(2015)以俄语动词выглядеть为例,介绍了句重音在或不在выглядеть上发生的或向事实意义偏移,或向虚拟意义偏移的情况。

4 词典释义类别与其他分类体系的差别

动词最具影响的分类要数Z. Vendler(1967)在动词体貌特征基础上作出的4分法,他的分类让人们意识到了动词体貌特征的价值。B. Lakoff, M. Johnson(1980)将Z. Vendler的分类上升到本体范畴(онтологическая категория)。E. B. Падучева称之为分类范畴(таксономическая категория)。Z. Vendler将研究重点放在4类动词与时间状语和动词体搭配性能上, E. B. Падучева受到了G. Lakoff思想影响,认为语言中词汇分类常依据本体隐喻,

如语言在描写事件、行为、活动和状态时，如同描写一些个体、场所或物品。E.В.Падучева (2004: 29) 还用“аспектуальный класс (体的类别)”或“акциональный класс (行为类别)”等术语来称谓词汇的范畴，后来她认为上述两个术语带有语法学色彩，还是“таксономия”更体现分类学在词典学和词汇学中的重要性。

D.R. Dowty (1979: 124) 首次发现动词范畴和释义形式上的联系。А. Вежбицкая (1980: 181) 确定了动词范畴与释义形式上的联系，并指出状态动词、活动动词、结果行为动词和界限行为动词具有不同的释义“公式”。各个范畴的划分不仅获得搭配上的依据，而且获得了各自语义上的依据。这是E.В. Падучева (1996, 2004) 和Ю.Д. Апресян (1990) 分别提出动词分类范畴和词典释义类别概念的基础。

主题类别 (тематический класс)，即语义场类别，“是一个较语义类别更为狭窄的一个概念。”(Падучева 2004: 43) 主题类别不只针对动词，名词等其他词类均可按主题类别进行划分。主题类别的划分仅仅是在表义层面上进行的，如热带植物、淡水鱼、矿物质等语义类别不与任何语法规则有关。对于动词，它以共同的义素将动词联合起来，并在词义结构中居中心地位，据此可以区分出诸如感知动词、声响动词等具体类别。属于某主题类别的词在句法关系上、词汇语义衍生等方面常常共有独特的体现方式。(蔡晖 2007: 14)

Ю.Д. Апресян词典释义类别与Падучева分类范畴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动词的体貌因素仍是二者划分类别时首要或重要参考；其次，二者都不是一个纯粹的语义上的划分，都要遵循语义和语法互动的原则：词典释义类别要求，类别的区分不能仅在表义层面进行，要结合一定的语言学规则，在语言整合一体描写的框架下进行；动词分类范畴的确定取决于动词释义中的特定要素，这些要素决定了动词句中的句法行为和语义衍生规律。两个分类系统所服务的研究目有所不同，决定了二者在术语使用上的差别：Ю.Д. Апресян认为，属于同一词典释义类别的词汇单位应使用统一的模式来释义，该目的服从于莫斯科语义学派理论语言学词典化的需要，是在系统词典学和积极词典学指导下进行词典释义模式化和范畴化的一种尝试，以最终应用于积极型词典为努力方向；E.В. Падучева更关注“类别”本身，聚焦于每类聚合体中词汇词义的动态变化规律及其制约因素。

词典释义类别与传统主题类别即词汇的语义场、语义群分类不同，它的划分标准既可能是词汇的一些共同语义特征，如感知动词、创造动词、拥有动词等词典释义类别，也可能是词汇在语法、句法、语用、语调等方面体现出来的某些共同属性，如不定向运动动词、未完成体定向运动动词等，虽然在语义上无共同特征，但都可与表达具体行为过程的动词构成在性、数、人称以及体、时、式形式上一致的句法结构，以此聚合为相应的词典释义类别。此外，词典释义类别与语义场不同，它所呈现的并非是一个严密精确的等级结构，而是多个相互交叉的类别，因此同一个词汇单位可以根据其不同词汇特征进入不同类别。词典释义类别或分类范畴与主题类别并不矛盾，如状态动词可能是物理的、生理的、思维的或情感的等等，即某个动词可以是同一词典释义类别或分类范畴却是不同的主题类别；另一方面，思维动词也可能是行为动词、状态动词或事件动词等，即同一主题类别动词可能具有不同的词典释义类别或分类范畴。

5 结束语

词典释义类别秉承了莫斯科语义学派一贯的语义和语法相结合的整合一体描写、理论语言学词典化的原则和方法，它尝试将动词类别划分与词汇释义、词典编撰统一在一起，以期以为词典实践中范畴化释义和模式化释义提供新的思路，相信不久的将来以词典释义类别为理论基础的新型积极词典就会诞生。

参考文献

- [1] Апресян В. Ю., Апресян Ю. Д., Бабаева Е. С. и др. Проспект активного словаря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M]. Москва: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их культур. 2010.
- [2] Апресян Ю. Д., Синонимия ментальных предикатов: группа считать[A]//Лог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языка. Ментальные действия. [С].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3.
- [3] Апресян Ю. Д.,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Том II. Интегральное описание языка и системная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я[M]. Москва: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1995а.
- [4] Апресян Ю. Д.,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по семантике и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и[M]. Москва: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009.
- [5] Апресян Ю. Д., 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ая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я предикатов и системная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я[A]//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е категории: иерархии, связи,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С].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ая издательско-книготорговая фирма “Наука”, 2003.
- [6] Апресян Ю.Д. Проблема фактивности: знать и его синонимы[J].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1995b(4) .
- [7] Арутюнова Н.Д. Типы языковых значений: Оценка. Событие. Факт[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8.
- [8] Бондарко А.В. Вид и время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M]. Моск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е, 1971.
- [9] Булыгина Т.В. К построению типологии предикатов в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е типы предикатов[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2.
- [10] Вежбицкая А.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е универсалии и описание языков[M]. Москва: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1999.
- [11] Гловинская М.Я.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е типы видовых противопоставлений русского глагола[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2.
- [12] Маслов Ю.С. Вид и лекс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глагола в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Очерки по аспектологии[M]. Ленинград: ЛГУ, 1984.
- [13] Падучева Е. В. Динамические модели в семантике лексики[M]. Москва: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004.
- [14] Падучева Е.В. Семантика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Семантика времени и вида в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Семантика нарратива[M]. Москва: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их культур, 1996.
- [15] Dowty D. R. Word Meaning and Montague Grammar[A] // *The Semantics of Verbs and Times in Generative Semantics and in Montague's PTQ* [С]. Dordrecht(Holland): Reidel, 1979.
- [16] 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80.
- [17] Vendler, Z. *Linguistics in Philosophy* [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7.
- [18] 蔡 晖. 词汇语义的动态模式——一个值得关注的语义研究新视角[J]. 中国俄语教学, 2007(4).
- [19] 杜桂枝. 莫斯科语义学派[J]. 中国俄语教学, 2006(2).
- [20] 李 侠, 殷 畅. 不定向运动动词词典释义类别研究[J].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 2018(4).
- [21] 王 钢. Апресян语言学思想研究[D]. 黑龙江大学, 2015.
- [22] 张家骅. 莫斯科语义学派的配价观[J]. 外语学刊, 2003(4).
- [23] 张家骅. 莫斯科语义学派的义素分析语言[J]. 当代语言学, 2006(2).

Lexicalization Patterns and Its Descriptive Contents

Li Xia Zhao Xiao-yue

(Center for Russia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Lexicalization pattern is an important term in the system lexicography of Moscow Semantic School. It is put forward relatively recently and it is an attempt in the categorization and modelization of dictionary definition. The article clearly defines the term lexicalization pattern, discusses its specific types and its main descriptive contents and compares it with taxonomy categories and thematic classes.

Keywords: lexicalization pattern; Moscow Semantic School; taxonomy categories; thematic class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阿普列相语言学理论与现代汉语语义句法研究”(项目编号: 17JJD740005);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俄罗斯语言学家阿普列相词典释义类别理论与汉语词典释义模式化研究”(17YYE42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侠(1981—),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博士,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语义学, 俄汉语对比; 赵晓月(1997—),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在读研究生, 研究方向: 语义学。

收稿日期: 2020-09-15

[责任编辑: 张春新]